



2014中国 散文年选



花城年选系列

中国散文学会◎主编 李晓虹◎编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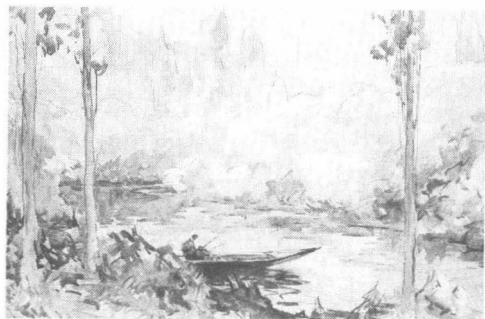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花城年选系列

中国散文学会◎主编 李晓虹◎编选



2014中国 散文年选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4中国散文年选 / 中国散文学会主编 ; 李晓虹编
选.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5.1
(花城年选系列)
ISBN 978-7-5360-7379-1

I. ①2… II. ①中… ②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2611号

出版人: 詹秀敏
丛书篆刻: 朱 涛
责任编辑: 林 菁 欧阳蕻 蔡 安
技术编辑: 薛伟民 陈诗泳
装帧设计: 四色视觉传达

书 名	2014 中国散文年选 2014 ZHONG GUO SAN WEN NIAN XUA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9.75 1 插页
字 数	336,000 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全民阅读时代，散文何为？

（代序）

李晓虹

不知不觉中我们进入了全民阅读的时代。

地铁里、公交车上、机场、火车站、咖啡厅、快餐店，甚至理发店，酒吧，往日的喧嚣被另一番景象替代：大人孩子，男人女人，穿着超短裙的妙龄女郎，身上带着立邦漆斑点的打工小伙儿，人人都低着头，聚精会神地盯着那个小小的手机屏幕，划动手指，沉浸在阅读中。“低头一族”已经远远不是“月光族”、“哈韩族”那样有着相似经历或者价值取向的小众一族，而成为无处不在的风景。

微信朋友圈里，一个刚刚发生的事件，一段搞笑的视频，一群狗狗的萌态，一个养生的妙方等被无数次转发，比风还快，霎时间传遍大江南北。

当然，文字阅读更是成为每一个人必不可少的功课。尽管不同价值取向、文化程度、年龄阶段的朋友圈里，转发着不同的文字内容。但阅读本身却使文字发挥出前所未有的能量。一些语言时尚的新鲜短章、心灵鸡汤，甚至内容严肃、思考深入的智者短语通过不断转发，在难以想象的广度上得以传播。

一个网站，连接着无数的手机终端，无数个网站，把整个世界编织在一起。

尽管手机阅读和以往我们所说的读书有着极大的不同，碎片化、精短化、文字与图像视频融合使其多媒体化，使阅读变得省力而有趣，也必然损失一些深邃的内涵，但你不能不承认，文字的巨大魅力在全民阅读的浪潮中得以彰显，对文化产生着无法估量的影响。

传统意义上的文体写作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散文写作依赖的纸媒在退缩。刊载散文的杂志越来越少，杂志的订数越来越小，即使发表出来，

也往往只是同行间的相互关注。任何一个写作者都明白，文本是在阅读中完成的，缺少读者，没有对话，摆在纸上的文字就失去了温度，进而丧失了生命力。

书写者和阅读者严重分离的窘境使许多散文作者感到茫然。

但是，全民阅读时代，散文或许有了新的机遇？

非虚构性，是散文区别于虚构文本的基本特质，也是当下读者的阅读兴趣所在。尽管散文因为没有小说那样编织紧张有趣、一波三折的故事的功能，难以转换成影视剧，但生活的真实性往往更能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我是从微信朋友圈里不止一位朋友的转发中读到《让我们默哀吧》这篇短文的。云南“鲁甸地震七日祭”，《春城晚报》请昭通籍作家写文章，这篇饱含血泪的文字迅速在网上传开，特别是文章最后一段：“昭通，一片彻底奉献了自己，又永远等待救援的土地，我爱它，早上为它哭，中午为它哭，晚上为它哭！我对北京八大处山上的叫蝉说：‘别叫了，让我们默哀吧！’”让人想到很多东西。我在电脑上搜索，无数的链接将这篇短文传向四面八方。一篇地方晚报上刊载的文字，如果不是网络，如何得以这样迅速广泛的传播？

人生永远在追问中，一些最基本的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困惑着人们。幸福、平等、青春、爱情，人性这些元命题永远没有固定的答案，永远都在思索之中。当无数信息扑面而来，挤占住人们的头脑，思维越来越浅表化、空心化时，思索仍旧具有无法取代的意义。独特的形而上的思考，启发心智的论题，引来远远超过以往的无数读者。一些学者、散文家已经成为拥有几百万粉丝的“大V”，他们讨论“幸福”“感恩”“人性”等的文章被不断转发，成千上万人在读。他们在微博里发表的哲理短章，或者充满火药味的评论转发量常常达到千次万次，谁又能算得出持续的转发究竟有多少呢？只要“告别无智与无趣”，只要洞见人生的真谛，就会对他人有所启迪，就会与当下链接在一起。

时间是一个轴，一个维度，用文字回溯那些不该被尘埃淹没，但似乎已经淡忘的历史，是散文写作者的宿命。只有正视历史，才能在回望中坚定现实的脚步。《百岁拾忆》是一位经历百年风烟的长者对一段历史的真实记忆。它的最大意义在于对不该忘却的东西做了生动的描述，那些荒谬的、扭曲人性的丑陋，那些灵魂高贵的普通人，让人们铭记。《阿Q抓虱子“算了！算了！”》亦是一段沧桑的记忆，在历史的细节中，揭示人性的疤痕，通过一些知名作家的遭遇，看到那段无法逃避的荒诞历史。这些敲在今天的

警钟，或许是“盛世危言”，但却有意义。当我们不再仅仅是历史的“过客”，而成为真正的“归人”，历史的方向感才更加明确。

单调雷同是文学的宿敌。在网络发达的今天，大家看着同样的新闻，听着相同的歌曲，甚至说话的腔调、笑容表情都越来越趋同。但是，人们仍然渴求新鲜的与众不同的东西，充满个性化的书写总会引起人们的格外关注。

编者每年需要阅读大量散文，常常被那些语言老套、思想平庸、为写而写的文字困扰。突破陈旧的套路，用新鲜的语言表达独特的发现，是散文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是散文能够在今天存活的前提。试想一下，离开了纸媒中存在的各种人际关系，远离了评奖中的种种暗箱操作，在人人平等，无法强求的网络上，谁会去读那些近乎腐朽的重弹的老调？本书中选择的大部分作品都能在网上找到。其中有一些就是编者首先从博客、微博、微信中读到，之后才到纸媒上寻找得来的。可以说，真正优秀的作品是不会被读者冷落的，相反，它会因为网络的推力而赢得更多人的关注。

在今天，我们需要融合，将自己置身于时代环境之中，适应已经到来的全民阅读时代，但更需要以独特、深刻、感人的文字引领，在引领中被选择，在选择中走向更加广阔的前景。

2014年8月8日于北京

目录 contents

李晓虹 全民阅读时代，散文何为？（代序） / 001

拾忆

马识途 百岁拾忆（节选） / 001

陈丹晨 思君不见人空老 / 009

阎 纲 阿 Q 捉虱子 “算了！算了！”（节选） / 012

王巨才 浪打沙湾寂寞回 / 023

陈祖芬 杜维明说，有些事情，你不做便没有人做 / 028

王安忆 父亲和母亲的写作 / 033

铁 凝 天籁之声 隐于大山 / 036

梁 衡 带伤的重阳木 / 042

李木生 洁白朴素的生活 / 047

陈启文 一条必然的路 / 051

乔忠延 盛世危言犹在耳 / 056

葛水平 我不是过客，我是归人 / 060

等一碗乡愁

- 苏沧桑 等一碗乡愁 / 065
- 从维熙 雨雾漓江图 / 068
- 北 岛 旅行记 / 071
- 徐则臣 冬至如年 / 075
- 王宗仁 一半静另一半净 / 079
- 李登建 大山深处 / 084
- 帕蒂古丽 被语言争夺的舌头 / 088
- 蒋 新 黑色的音乐 / 096
- 王兆胜 猪友 / 099
- 程乃珊 礼在上海 / 102
- 豆春明 长不高的灯 / 106
- 童孟侯 志成坊是条小弄堂 / 108
- 毕星星 回乡去认古碑 / 113

我们的世界在它的眼睛里

- 千亚群 我们的世界在它的眼睛里 / 119
- 陆蓓容 森记的猫 / 124
- 简 墨 他（她）们 / 126
- 费振钟 杀人的人参 / 134
- 陈奕纯 门前那棵桂花树 / 137
- 铁穆尔 蓝翅膀的游隼 / 139
- 张 强 乌鸦掠过村庄 / 143
- 姚化勤 家乡的月奶奶 / 146

- 朱 强 那些飘来的事物 / 149
- 王雪瑛 叶与云 / 154
- 陈瑞琳 我心里的月亮 / 158
- 张丽钧 玫瑰为开花而开花 / 159
- 曹 洁 倾听草木的呼吸 / 161

告别无智与无趣

- 冯骥才 在两种文化之间 / 165
- 韩少功 平等是否还重要 / 173
- 王充闾 要将宇宙看稊米 / 179
- 周国平 人性现象 / 184
- 孙 郁 告别无智与无趣 / 186
- 王 蒙 你就是回忆中的那首情歌（之三） / 189
- 冯 唐 我简短而卑微的文学观 / 193
- 黄永玉 物质还原 / 195
- 姬 霄 在别处症候群 / 198
- 李静睿 孤独的读书人 / 201
- 雷 宇 现场 / 204
- 闫文盛 幻影书 / 208

经验，在最深处

- 张辛欣 怎么写，怎么读？ / 211
- 于 坚 岛上（节选） / 217
- 李敬泽 壶碎 / 220
- 叶倾城 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 / 222

- 肖复兴 身段的绝响 / 224
- 吕向阳 狐狸精 / 227
- 雪小禅 须臾记 / 232
- 毕淑敏 送你一张捕梦网 / 237
- 王晓莉 暗房 / 240
- 郭敬明 努力是唯一的出路 / 243
- 东 西 经验，在深处 / 245

血脉里的回望

- 田 瑛 未来的祖先 / 249
- 雷平阳 让我们默哀吧！ / 258
- 章诒和 水深水浅东西涧，云去云来远近山 / 260
- 冯秋子 想念 / 265
- 梅 洁 古街深处封存的伤心和温暖 / 267
- 高彩梅 母亲，一朵打碗碗花 / 272
- 范晓波 那一畦菜地 / 274
- 草 白 带爷爷回家（节选） / 277
- 李 娟 自从我妈从台湾旅游回来 / 281
- 王小丫 我和丈夫的饮食战争 / 287
- 王月鹏 血脉里的回望 / 292
- 纳兰妙珠 租客（节选） / 298
- 孙继泉 苦枳花 / 303

拾忆

百岁拾忆

——“文革”十年沧桑（节选）

马识途

大祸临头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央组织了领导小组，听说我们的宣传部部长还是第一批领导小组的成员。我早已看到文件，毛主席对于文艺早存不满，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批示各种文艺形式“问题很多，人数不少”，“最近几年，竟然掉到修正主义的边沿，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最近江青又专门开了部队文艺工作会议，我估计文化文艺界又要搞一次“运动”了吧！我想这两年我已经下放南充县委搞社教，不沾文艺工作了，大概不会有我的事吧！但是为什么我们宣传部部长竟然

入选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是不是和我这个有着作家头衔分管文艺工作的副部长有关？我心里忐忑不安。

果然五月下旬的一天，西南局办公厅给我打来电话，要我立刻回西南局参加“文化大革命”。我想我已调到南充县委，组织关系都已转到南充县委，为什么要我回西南局呢？我打一个电话给常务书记李大章，我说我已下放到南充县委，是南充县的干部，要参加“文化大革命”也应该在南充县参加吧。大章同志认为有道理，回答我说：“那好吧，你就在南充县委参加‘文化大革命’吧。”谁知第二天晚上，我忽然又接到西南局办公厅来的电话，仍然要我回西南局去参加。我告诉他大章同志已同意我就在南充参加“文化大革命”了，办公厅的人说是政委要我回西南局机关参加“文化大革命”，并告诉我，政委说我下放到南充县委是带职下放，我还是西南局的干部，所以还是要回西南局参加“文化大革命”。我明白了，反正一切道理都在政委手里。看来这回我又因文艺脱不了手，要回去当“运动员”了。虱子多了不怕一身痒，无非又是批判一阵，检查一通罢了。

我从乡下回到南充县委，收拾行李准备回成都。县委的同事奇怪地问我，回去开完会就回来了，收拾行李干什么？我说：“回不来了。”

第二天我坐车回到成都。我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医院看望我那重病住院的爱人王放。听说我回成都是参加“文化大革命”，她很担心，我宽慰她搞运动是家常便饭，无非就是批判检讨，没什么事。

回西南局的第二天，通知我去参加大会，我按时去了，西南局各部委的领导干部都来了，像往常一样和我打招呼，同坐在第一排。不一会，书记处书记们来了，政委当然来了，他们也和我打招呼，并无异状。

大会开始，由秘书长主持并做动员报告。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秘书长在他的动员报告里，肃颜厉色地点了我的名，说我是西南局机关里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是写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文学作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且当场宣布让我“停职反省”。

我坐在那里，吓得目瞪口呆，只觉得乌天黑地，脑子里一片混乱，我怎么突然就成了反革命了？散会后大家都走了，我仍坐在那里站不起来，弄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这哪里是检讨的问题哟”

我回到家里，认真做了三天准备，驾轻就熟地写了一大摞检讨稿。我把我的工作都和资本主义挂起钩来，特别是我的文学作品，一定都和修正

主义思想联系，越写我越觉得真是那么一回事的样子，我几乎要成为裴多菲俱乐部的成员了。我当时的确是出于真心。为了防止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高瞻远瞩，发动“文化大革命”，西南局需要我为“文化大革命”祭旗，我就担起来吧，义无反顾。为此我作了一首七律诗：“休夸发白为人民，迟暮迷津耻圣明。笔伐千张心顿重，口诛百舌体如焚。歧途回首惊皆负，正道从头不畏零。负罪如山朝北阙，风风雨雨望前程。”

我带着检讨材料上批判会去了，一切照我熟识的运动过程进行。我诚惶诚恐地进行检讨，生怕检讨不深刻，给自己头上乱七八糟地戴一堆帽子，反正不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接下来是声色俱厉上纲上线地主体批判，然后是在主持会议的领导的号召下群起而攻之地批判，说来说去，反正就是我的检讨不深刻，没有触及灵魂，更说不上爆发精神原子弹了。让我惊奇的是那一连串的事实揭发，怎么我平时说点笑话，有几句讽刺挖苦的话，甚至一块上厕所讲的几句闲话，都被他们记住了，现在拿了来当子弹向我发射。

更叫我惊异的是我们宣传部的理论处处长，他读过不少马列主义的理论书，常能在学习会上引经据典讲道理。他也会讲笑话，曾讲过这么一段话：“现在是拉屎都要注意对准坑眼，右了不行，左了更不行。”还说：“现在大家都在走钢丝，左边掉下去是沙发，右边掉下去是茅坑。”他当时因此话受到批判，当了好久的“运动员”，仍是那么桀骜不驯。我没有想到，他也会对我进行批判。

理论处处长说：“你们都批他是修正主义，大错特错了。他懂得什么修正主义，他读过第二国际那些大人物的书吗？恐怕名字也说不出几个，他有什么资格当修正主义者？要说懂得修正主义，非我莫属。我看他的错误是不该写那些文学作品。”他边说边从桌上拿起一摞铅印装订成册的本子，我一看正是我的文学作品，封面注明有“供批判用”的字样，可见领导要收拾我已是蓄谋已久，早就把批判我的材料准备好了。理论处处长继续说：“有些毒草是可以留下的，这是毛主席的话。”

理论处处长的这一席批判，分明是公开地为我做很有分寸的辩解，却让大家都哑口无言，不知道对他这席话是该鼓掌还是该批判。主持会议的只好说：“时间到了，休会。”后来听说这个理论处处长，竟敢独自跑到科分院在批我的大字报上贴上为我辩护的大字报，不觉感激涕零。

在批判会上经受了疾风暴雨式的洗礼下来后，西南局一位老熟人也劝勉我：“犯了错误不要紧，认真检查就是。至于大家在会上说些什么，你不要计较，那是算不了数的，一切都要核实了才能算数。”他按一般“运动”的规律，告诉我说会上那些过头话听到就是了，反正一般都是批判从严，处理从

宽，最后还会实事求是的。我也很熟悉搞“运动”的过程，也以为对我的批判也会是这样的过程。

我下楼到了机关大厅，只见我早上上楼时还是空荡荡的大厅，已密不透风地挂满了批判我的大字报，那些大字报上有的用红笔批注，地上还流着红墨水，我差点误为是血。大家都在这大字报林里钻进钻出，我当然也钻进大字报林，和大家一起“奇文共欣赏”了。

一次批判会后，我又到大厅看大字报，忽然看到西南局书记处的陈刚书记也在看大字报。他平易近人，比较开明，很尊重科学和知识分子，对我一直很好。他在省委见我开会时发表一些让省委领导皱眉的见解时就曾劝诫我：“恃才傲上，危险呀！”还曾不经意地透露说，书记对我的看法是“可用不可信”。

我没有在大字报林发现别的领导，然而陈刚书记却来了，可见他对我还是很关心的。我却走近他，诚恳地对他说：“陈书记，对不起您，我没有听您的话，犯了大错误了。但是我一定要深刻反省，认真检讨，努力改正错误，争取尽快回到革命队伍里来。”并把自己写的那首七律诗拿给他看。他看了一下，很痛苦地摇一摇头，抬头看一下左右没有人，轻声凄然地对我说：“你哪里是检讨的问题哟！”

珍奇动物展览

我在听了陈书记那句话后，回到家里琢磨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把一连串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前事后串起来认真思考：我忽然被下放到南充县委任县委副书记，到农村做社教工作；我的来信被偷偷检查；组织部部长突然要我回答两个莫名其妙的检举；突然通知我回西南局参加“文化大革命”；我的文学作品被铅印出来给批判者人手一册；机关里一上午就出现那么多批我“罪该万死”的大字报……陈书记的话，哦，陈书记一定知道内情，他这一句话真如醍醐灌顶，把我点醒了。

这里面一定有人正在编织一个黑网，要把我网进去，让我死无葬身之地。这个人是谁，不言而喻。这哪里是检讨的问题哦，我哪里还能回到人民队伍里来？我再把解放后两次不准我出国也不准我到北京中国语言所工作之事联系起来想，可见有人对我这个地下党领导人的政治面貌产生怀疑，以至于对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领导下的整个川康特委组织产生怀疑，但却又查无实据，于是借这次“文化大革命”拿我开刀，想查个水落石出。

我想到这里，心里又是坦然又是疑惧。我坦然的是，如果是对一个党员



甚至一级党组织产生怀疑，认为有些可疑的蛛丝马迹需要查实，正儿八经地认真去查，那是可以的。我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光明磊落、一生坦荡、勤奋工作，经得起检查和考验。我疑惧的是有人借题发挥，公报私忿，让我遭了黑打还无处申诉。

原来机关里正在进行的批判，什么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文学毒草，全是扯淡。批判者、被批判者都不过是一台闹剧的演员，甚至演员也不是，不过是被人捉着绳头的提线木偶，在上演一场关公战秦琼、张飞打岳飞的荒诞木偶戏而已，我还何所畏哉！

我把我写的可笑的检讨和叫《认罪书》的诗统统撕了，谁爱怎么整就怎么整吧，我轻松地去批判会上看一台大戏好了。

在后来的批判会上，面临杀气腾腾的会场，我再也不诚惶诚恐的了，我冷然地稳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批判会主持人问我：“上次你不是说你要做进一步的深刻检查吗？”是的，我说过，但是我现在想法变了，反正说了也没用，也就什么都不想说了。我再次说出：“你们有什么机关枪大炮，一齐向我开火吧。”

大家听不到我的深入一步的检讨，再看我如此态度，群情激昂，“哼，你还这样猖狂！”“死不悔改！”吼声响成一片，接下来果然是声势浩大，机关枪大炮一起开火，只不过我感觉他们的子弹和炮弹里好像没有装火药。

接下来等待我的是更严厉的处罚。在一次批判会上，有人建议：为了防备我和坏人串联或订立攻守同盟，不仅要对我“停职反省”，而且要对我实行“隔离审查”。于是领导顺理成章，美其名曰根据群众意见，对我进行“隔离审查”，派三个干部住进我家，与我形影不离。同时批判我的阵地也扩大了，除了在满院贴着还流着红墨水的大字报外，还在本地党报《四川日报》上整版半版地登出全是断章取义、强词夺理、无中生有的批判文章，宣称要把我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彻底批倒批臭。

我变成一个被许多单位订购预约拿去批判的反革命靶子和发动群众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发酵剂，甚至有小学带一群小学生来找我讲理，要给小学生消毒，因为许多孩子看过根据我的作品绘制的小人书，有的小孩子还说我摆的龙门阵好看。更有和我毫不相干的单位，把我订购了去批斗。记得我曾被拉到一个工厂，坐在那里等待上批斗台时，房间窗外拥着许多男女青年工人，居然有人说就是想看一下写《清江壮歌》的马识途是个啥子样子，像看珍稀动物一样地看我。真是不胜荣幸，我充分展示给他们，让他们看个够。

家散人亡

我爱人王放是解放前与我在革命斗争中结成的同生共死的终身伴侣，她积劳成疾，得了尿毒症，经请示常务书记大章同志同意，我送她到北京求医。照人之常情，家中爱人生病，子女年幼，工作担子也重，大章同志已把我排在第二年下乡搞社教。谁知政委一声令下，把我下放南充。在南充，我得到王放的病危通知，急匆匆请假赶去北京看顾，时间不过半月，却从成都传来消息，说我害怕下乡，领导很不满，限令马上归队。后来我又得到一次王放的病危通知，我赶到北京，和王放商量，把她带回成都安顿在省医院后又赶回到南充。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被叫回成都遭到批判的事，我不愿意让王放担心，一直瞒着她。在我被隔离审查后，经领导恩准到医院探视，我都是和看押我去的人说好，让他们守在走道上，让我一个人进病房看王放，我不敢让她知道我已打成反革命了，而且我还得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陪着笑脸安慰她。

谁知一个医生带着有批判我的报纸进了病房，被王放看到了，待医生离开后，她看似平静地告诉我，前两天她已隐隐约约从医院的大广播里听到点什么了。此时，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眼泪长流，王放反而安慰我说：“我们不是反革命，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搞清楚，党的政策，不冤枉一个好人呀。”说罢她也止不住把头转向一边，凄然饮泣起来。我的心中有了不好的预兆。

当晚王放突然恶化，出现脑水肿，我第二天得到通知赶到医院时，她已在弥留之际，勉强支撑着等着我的到达。她嘱咐我要把三个年幼的孩子拉扯成人。最后在她昏迷又奋力醒过来时，从喉头挤出一句模糊的但是我听得清的话：“你不是反革命，我相信总有一天……”话未说完就落气了。我痛哭得昏天黑地，不让工人进来抬走她的遗体。我趴在她的身上哭，直到她的身体再也没有一点热气，她的紧紧抓住我的手指的手完全僵了，我经过努力才拔出我的手指来。

我在成都的三个年幼孩子，因母亲去世父亲被关押而无依无靠，受尽欺侮和凌辱，甚至后来当我被红卫兵抓走后，他们竟被造反派从家中扫地出门，我知道后心如刀绞。幸得有亲友们收养，才有栖身之处，才算活了出来。我那找了20年才找回来的烈士遗孤的大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国防部门工作，在我被打成反革命后，因怕她受牵连，我发了封信给她：“老父此生休矣，望你和我划清界限，好自为之。”也不知她收到信后情况怎样？凡此种



种，此情何堪！

我遭受这一连串的人格侮辱和打击，斯文扫地，家散人亡。又听说政委发话，说“这次运动四川准备捉二十万右派，叫马识途带到大凉山开荒去”。看来政委还不甘心，要把我赶到那些不毛之地去，我想我这把老骨头是要被扔到荒凉山谷了，真有点生不如死的感觉。

大概是领导怕我自杀吧，让派来“监护”我的三个干部对我严加看管。听他们说，领导一怕我逃脱，二怕我自杀。我让他们放心，我既不会逃更不会自杀，我如果自杀了，还得留下一个“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罪名。这是那个时代新发明的罪名，让冤死的人死后还背上一个恶名，不得安宁。由于看守我的三个干部都是科分院的，对我还是了解的，他们未必相信领导的认为，因此有时不免阳奉阴违，我在屋里还可以读点书，甚至听一下收音机。

永远不能忘记的人

我在本机关被监管时，有几个人我不能忘记，他们是最普通的人，当然也是领导和造反派看来最没有阶级觉悟的人，然而他们还保留着“人性”，我叫他们是好人。

一个是机关门口传达室的老陈。他是从乡下调来做清洁工的，为人本分老实，后来改作大门口的传达，吃住都在大门口的传达室里。他除了负责文件收发，门卫工作，还负责打扫大门口一带，十分认真。他不明白我为什么忽然被打成反革命，在机关里对别人说：“横看竖看，看不出他是个反革命。”他还说我和他在农村亲眼看过的那些反革命完全不一样，对他们普通工人十分客气和尊重。他不知道怎么帮助我这个“反革命”，见我被罚天天打扫院子及办公楼楼梯走道和厕所，于是他就每天天不亮起来去扫院子，等我扛着大扫帚下楼去时，院子里已被扫得干干净净。我开始不知是谁在帮我，有一天我起得特早，下楼听到“刷刷”的扫地声，走近才发现是老陈。他还对我说：“以后天不亮时，我替你打扫吧。天明时你来用扫把舞它几下就算了。”对厕所也是这样，我去打扫时，经常看到连地上都用清水冲刷过了，我知道这一定是老陈干的事。有一次，造反派把我的文学作品拿下楼焚烧，称之为消毒。我痛心地余火中捡拾未被焚尽的残稿时，老陈也来帮我捡。他一边捡一边嘟囔着：“这些天杀的，烧圣人的书要瞎眼的。”他这话是乡下“敬惜字纸”的传统，他虽然识字不多，却这么看重我的书稿，让我感动。

还有就是在机关里为我开车的驾驶员高奇才，我认为他人如其名，真的是个奇才。在我被关押时他不管领导的命令，偏要跑到关我的小屋来看我。